

L.T.H.L.N.G.I.T.B.T.A.N.C.N.G.L.H.W.

○理性思辨丛书○

1 加 1 等于几
毅力因素比智商更重要
桃园三结义诉说着什么
如何成功地借势
聚势的高境界
居安思危的理由
鼎盛是衰落的起点

增 1 减 1 的 行为艺术

王颖
著

1 的含义的诠释
对一个周期的完整描述
结盟的负效应
从微差到平手
广义“99度水”理论
先来审视一下化学界
危机集中于周期的晚年
人间重晚情

增刊 2000 年第 1 期

增刊 2000 年第 1 期

增刊 2000 年第 1 期



B82-02
2

○理性思辨丛书○

增1减1的 行为艺术

王颖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常 成

封面设计:孙凤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增 1 减 1 的行为艺术/王颖著.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ISBN 7-5006-3686-5

I.增… II.王… III.行为选择-方法 IV.B8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2036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京金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092 1/32 10 印张 2 插页 214 千字

199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14.4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说不明道不清的数字——1	(1)
	1 加 1 等于几	(1)
	1 加 1 还会等于几	(3)
	1 也不等于 1	(10)
	我们想说明一些什么	(15)
第二章	1 是开端,是起点	(18)
	1 的含义的诠释	(18)
	初生的 1 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之下	(24)
	1 的生长要具备什么条件	(29)
	1 也是指一个事物周期的开端	(35)
第三章	1 是如何长大为 2 的	(39)
	对一个周期的完整描述	(39)
	毅力因素比智商更重要	(44)
	你的这个 1 变 2 与他的这个 1 变 2	(54)
第四章	结盟——助长势力的基本方法	(61)
	桃园三结义诉说着什么	(61)
	结盟是壮大自己的基本方法	(64)
	结盟的负效应	(72)
	没有结盟怎样得到助势	(78)

第五章	借势——行为基本法之一	(84)
	如果东风不与周郎便	(84)
	如何成功地借势	(88)
	借势是一种跳跃式的升级	(93)
	势是滑不留丢的一条泥鳅	(98)
第六章	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奥秘	(106)
	所有的兵家都强调集中兵力	(106)
	集中兵力的奥秘何在	(112)
	看看彭德怀和粟裕是怎样做的	(115)
	如何获得这种优势比	(123)
第七章	聚势——行为基本法之二	(127)
	没有讲出来的一个词:聚势	(127)
	身不由己的聚势行为	(131)
	聚势的高境界	(140)
	一切的较量都是势能的较量	(145)
第八章	在平衡点左右	(149)
	这一个阶段终会来临	(149)
	从微差到平手	(151)
	针尖对麦芒——没有谁会后退一步	(156)
	交锋中的战术运用	(162)
	非线性坍塌	(165)
第九章	此1也,非彼1也	(174)
	认识关键时刻1的重要性	(174)
	要学会把99度的水烧成100度	(178)
	广义“99度水”理论	(185)

	也许有些人想的是如何“撒火”	(191)
第十章	成功与失败也只相差 1	(199)
	复杂的变化阶段	(199)
	说说明末清初那时的情况	(202)
	郭沫若先生还有话说	(205)
	系统的自相似结构	(214)
第十一章	行为的策略	(220)
	好大一棵树	(220)
	关键时的结盟永远是需要的	(222)
	严密注意关节点上小小的 1	(227)
	把敏感点做非敏感处理如何	(238)
第十二章	最不稳处在险峰	(243)
	若是到达一天进账 1000 万的时候	(243)
	先来审视一下化学界	(246)
	居安思危的理由	(250)
	要始终保持高势位上的警惕性	(254)
第十三章	自觉认识盛极而衰的规律	(265)
	鼎盛是衰落的起点	(265)
	人体的生理规律是怎样的	(271)
	有 99% 的人不会做减法	(277)
	危机集中于周期的晚年	(282)
第十四章	画圆最后的句号	(290)
	人间重晚晴	(290)
	继承权之争是一场激烈的战争	(293)
	汉武帝与咸丰皇帝谁对谁错	(301)
	普通人也有善后问题要处理	(308)

第一章

说不明道不清的数字——1

1 加 1 等于几

这是一个幼儿园的孩子都会回答出来的问题。若是妈妈、教师问一个孩子：“1 加 1 等于几？”，孩子就会回答：“等于 2！”

一切的数学开端皆在于此，我们从 1 加 1 等于 2 开始了加法运算，继而是减法、乘法与除法，然后是乘方与开方、微分与积分……一直从小学上到了大学。

一开始，一切的孩子对这答案都没有怀疑，这是独一无二的答案。不过，要是问问题的大人“使坏”，再问道：“要是一根竹子与一棵树相加呢？”或者什么；一堆黄豆与一堆大米相加；一把椅子与一张桌子相加；一条裤子与一件上衣相加等等。这孩子就答不出来了。他（她）只得再去请教老师，而后就知道了，“不是同名数不能相加！”

当然，有些东西即使不是同类项，硬加在一起也行得通。

例如,一匹马加一头骡,就可以说有两头牲口,但若是一件上衣加一条裤子,则又变成了一套衣服了。

的确,这里出现了岔子,不是同类项的不能相加。但事实上也告诉了人们,并不是任何的1与另外的一个1都可以胡乱相加的。1与1的加法在这里碰到了难点。

难点还不仅于此,若是一堆大米与一堆大米相加,那么倒在一起以后仍是一堆,不过这堆大米比原来的那两小堆大一些罢了。这便产生了与前面不一样的新难题:就是同名数(同类项)加到一起,也不一定是1加1等于2。

再把这个问题深入下去,“麻烦”也许更大。要是一个大人们问一个孩子:“你说,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等于几?”

“等于几?”谁也不知道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是不确定的。若是一家人,一个母亲加一个儿子(或一个祖父祖母加一个孙女或孙子),那就是两个人;一个年长的人加一个年轻的人(两个人不能给合成为夫妻的)也是两个人,如若这两个人能结成夫妻,问题就复杂化了。他们能够生儿育女,这时,1加1就大于2了,他们可能发展成3个人、4个人,甚至5个人、6个人,有谁能说得清楚呢?

聪明一些的孩子可能会说:“要是他们能够结婚,那就大于2!”

这个回答对不对呢?

很可能不对!

要是这个女人不能生育呢?要是这个男人的精子有问题,不能让这个女人怀孕呢?

要是这不是一对情人或夫妻,而是一对仇人,势不两立的仇敌,不是你消灭他,就是他消灭你,最后的结果或是一个被

杀,或是两个都被消灭了呢? 这样,1 加 1 就等于 0!

然而,在许多的情况下说 0 也不见得正确,一个集团(军队)消灭了另一个集团(军队),或像两伙黑道火并,最后胜利的集团壮大了,它虽然也等于 1,但比原来的 1 要大一些;要是一个国家吞并了另一个国家,两者合二为一,这就成了一个大国。这种不同的情况,汇总起来说,那就是 1 加 1 既可以等于 0,也可以等于从 1 到 2、3、4 等等的任何一个数。由此看来,1 加 1 等于 2 的现象是少见的,而 1 加 1 不等于 2 的现象却是到处存在着。

数学用“数”为我们表示了“量”的区别,的确带来了把许多复杂事物简化理解的好处,同时也把复杂性的问题简单化了。这种简单化的结果就使数很难反映真正的客观现实。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简单化既为我们人类的认识带来了优越性,也带来了若干弊病。

1 加 1 还会等于几

如果我们排除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会结合成为夫妻这种情况,就是一个男人加上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加上一个女人,是不是等于 2 呢?

孩子也许会回答是 2。但是一个会动脑筋的大人,他知道肯定不等于 2。

当然,两个人相加,就其数量可能等于 2,但力量肯定不等于 2。

这就是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理。

这边是 100 个人的普通老百姓,这些老百姓拖家带口,有

老弱残疾,有幼儿孕妇。而另一边,是100个老百姓(青年人)组织成的一个拿着枪的连队,双方如果冲突起来,那么,这支连队要杀掉这100个没有组织的老百姓绰绰有余,而自己可能损失轻微。同样的道理,这一边的两个男人齐心协力,而那一边虽然也是两个男人,却是互相仇视、分崩离析。这个人巴不得让那个人当“炮灰”,那个人也巴不得叫这个人死于敌手之下。那么双方打将起来后,这不团结的一方的力量连1都算不上,而另外团结一致的一方则大于2,所以那不团结的一方很快就被消灭了。

这是中国一个古老的故事里早就说到了的。一个父亲有10个儿子,他临死前把10个儿子叫到床前,先拿出一根筷子,让一个儿子折,这个儿子一下了就折断了。然后,这位父亲将10根筷子绑在一起,叫一个儿子折,这儿子无论花多大的劲都无可奈何。于是父亲临终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要你们团结在一起,那么,任何坏人都不可能战胜你们了。”

这个父亲的形象,是普遍性的,他可以是一个大家庭的父亲,也可以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于是,“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就成为我们人类共同的格言。

这说明,10个人加在一起在人数上等于10,但在力量上必定大于10。因为10个单个的人简单相加是一回事,10个人组织成一个集体(如一个班)就是另一回事了。组织让单个的10里再注入了结合的力量,这是不言而喻的。

瑞士的军事家若米尼在《兵法概论》中曾经这样说道:“一个俄国的将领,当他指挥着一支在欧洲算是最坚强组织的军队时,他能够在开阔地区轻而易举地战胜一支不论其人员如何勇敢,但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军队。‘一致’可以产生力量,

秩序可以保证一致,而纪律又是秩序的先导。如果没有纪律和秩序则决不能取胜的。

同样是俄国的将领,指挥着同样那支军队,但是当他所遇到的是一支在训练和纪律上大致与俄军相似的其他欧洲军队时,他的行动就要慎之又慎了。”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一致可以产生力量”。同样的 10 个人,一边没有一致性,另一边有了一致性,那么,另一边就加进去了纪律—秩序——一致的力量,它就不再是 $1+1+1+\cdots=10$,而可能等于 15,甚至 100 了。

不过,当由一些人组织成一个团体后,内部可能由于组织得好,而产生了一致的力量,也同样会因为组织得不好,或内部意见纷纭、分崩离析而破坏了这种一致性。这种情况往往表现为:两个头头争权夺利;内部分成了意见截然相反的两个派别或若干个派别;内部出现了通敌的内奸;内部其他方面的争斗的破坏性具有比外部入侵还要大的破坏力。即使没有以上因素,也由于毫无凝聚力而像一盘散沙等等,这个时候,就不再是 10 个 1 相加等于 10 了,混乱的加与减的结果,变成了 8、6、5 或者 4……这时,我们可以称之为内部有了与“一致”的反向力——“离析”力。

于是,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表达:相同人数 + 一致性的力 > 相同人数的力;相同人数 + 离析力 < 相同人数的力;相同人数 + 一致的力 + 离析力则根本不知道等于几?

最能说明问题的大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人屠杀中国人和德国人屠杀犹太人了。

1937 年 12 月 5 日,侵占江阴的日军继续在江阴周围乡村进行烧杀。在卢家村的卢水生家,日军将躲在那里

避难的100多名村民全部赶出来。随后,4个日本兵把其中的102名男子用长麻绳绑成一串,一起押到村西的大塘河岸边。

屠杀开始了。一个日本兵端起刺刀向排头的村民陆阿紫当心刺去,陆只叫了一声“娘啊”,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日军将他尸体踢进河中。紧挨着陆阿紫的两个村民,被吓得昏倒在地,日军用枪托把他们捅到河里,抬手就是两枪。只见河面上泛起两股殷红的血水,那两个村民无力地挣扎了几下,便慢慢地沉了下去。将近两个时辰,那4个日本兵就这样把102名中国男人逐个全部杀死在大塘河边。

1943年5月9日到11日,3000余名日军在湖南厂窖地区屠杀了32000多名中国人,其中包括数千名第七十三军的溃兵。“在厂窖小集,敌人用9把刺刀杀74人,仅1个人逃生。在汀浹洲用4把刺刀杀30余人,无一幸免”;“有一个敌兵,独手杀了我们50多名男女同胞。有3个敌兵,共同杀了我们100多个男女同胞。他们的刺刀戮弯了,就用斧头劈”。10日那天,永固垸的两个农民被日军一个班掳去当挑夫,挑着两副大箩筐跟着日军到里中湖、汀浹洲一带抢掠。

这两个农民事后回忆,那一个班的十一二个日军,在不到9个小时的时间里,用刺刀刺死、开枪打死140多名中国人,强奸妇女20多名,烧毁民房5栋,杀死耕牛2头、猪10多头,还抢劫了300多斤金银细软物品,烧毁了许多家具、农具、衣被和粮食。

在上述两个场景中,给人印象深刻的,一方面是日本

人的残暴成性,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同胞的任人宰割。^①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地软弱?如此地任人宰割?4个日本兵对付102名男人,如果这些男人都生出反抗之心,敢于同日本兵一拼,说不定就能把那4个日本兵杀死而自己就可能保全,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在这时振臂一呼,甚至单独抗拒,这大约是中国人的天性软弱使然。而中国人性所以软弱,这又同数千年来的孔孟之学,近百年来的“东亚病夫”,以及中国人始终是“一盘散沙”等有关。我们先不忙下结论,再听一听被屠杀者与屠杀者的心声。

杨占友是1932年抚顺平顶山大屠杀的幸存者,当时他受重伤,在死人堆里活了下来。20年后,他说:

现在回忆起这一段情景,真是不堪回首。万恶的旧社会把我们折磨得只知道当牛马,别的啥都不懂得。日本帝国主义就都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才敢于这样欺负我们。我记得当时机关枪只配一个刽子手,一共我只看到两挺,但是有的人说有五六挺。而日本兵,主要兵力不在屠场上,而在离屠场还相当远的两边东、西山头上,目的是看守大刀队,怕他们冲进来营救我们这些被害者。刽子手们怕的是救国军、大刀会,对于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则根本不放在眼里。他们完全知道,就是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我们也不会反抗的。所以,他们才敢于那样满不在乎,毫不顾虑我们会从他们手中抢走武器。要

^① 金辉著《恸问苍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第230—236页。

是在今天，别说是 3000 同胞，就是几十个人，像当时的情况，什么机关枪抢不过来？还能那样老老实实，任凭刽子手的屠刀像宰鸡宰羊一样宰割，一个个乖乖地躺在刽子手的屠刀下等死？想起这些，真叫人心痛。

陈德贵是 1937 年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那一批 3000 多人，只活了他一个人，其余全部被日本人所杀害。他是这样感慨地回忆当时的情况的：

哎，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就坐下。大货房里 3000 多人，只有 3 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绑，一起哄，3000 多人至多死几百个，2000 多人都能逃出去，可就是没有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

而屠杀者呢，他们怎样看待我们那个时候的中国人？

当年八国联军在中国屠杀中国人，曾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一个意大利军的中尉说：

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哑口无言。难道他们不懂得生命的可贵吗？不懂得西方人也是怕他们的吗？他们为什么永远逆来顺受，连个叹息也不曾有一个。

一个海军少校这样说：

有时候毙击他们，也无法使他们开口。他们仿佛一群没有声音的活物，他们的声音也许都留在了梦中。

在 1937 年 12 月 17 日的《朝日新闻》上，有这样一则关于日军大屠杀的报道：

【横田特派员南京 16 日电】

两角部队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俘虏了14777名南京溃败敌兵(实际人数为5.7万人,且并非都是散兵,这些人后来在草鞋峡全部被集体屠杀,只有极少几个人逃生——笔者注)……真是盛况空前。××部队长发表了“皇军不杀害你们”这样慈祥仁爱的训话,俘虏们始而举手叩拜,终而鼓掌喝彩,欣喜若狂。彼支那之散漫国民性,诚令皇军为之羞耻。^①

不论是屠杀者,还是被屠杀者,他们在某一点上说得是一样的。那时的中国人麻木、无知、散漫,不懂得反抗,只会逆来顺受,只会伸长了脖子等敌人来砍自己的脑袋。

而在欧洲的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共杀害了600万犹太人,占了全世界犹太人的1/3。在奥斯维辛等死亡集中营,千百万犹太人平静地走进了毒气室,相互搀扶着照着,去接受死亡。

不过,犹太人不能和中国人比,他们是没有国家的民族,分散于世界各处,在每一个城市居住区,他们都是极少数,所以任人宰割在所难免。而中国是个完整的泱泱大国,竟然衰弱、麻木到如此,令我们后来者也得扼腕叹息。

这里我们并不是为了评论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主要是借此来说明人数的简单叠加是一回事,内中有了组织有了一致性又是另一回事。自然,这其中也不能排斥精神的力量与人的觉悟等因素的存在。

4个日本兵仅用了4把刺刀就可以杀害我们100多个中

^① 金辉著《恸问苍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第230—236页。

国的男子汉,最简单的数字比是 $1/25$,即一个日本兵大于 25 个中国人。在这个比例面前, $1 + 1 = 2$ 的概念早就不复存在了。

因此,当我们说完这些,再问 $1 + 1 = ?$ 的时候,连我们自己也惶惑了。

1 也不等于 1

若是我们再深入钻研下去,发觉问题愈来愈大,惶惑感越来越强烈。

不是吗? 对于我们有生活阅历的大人来说,同名数可以相加, 1 个人加 1 个人等于 2 的概念也是大可怀疑的。

1 头(牛) + 1 头(牛) = 2 头(牛)的加法是如此地清晰,好像没有什么错。然而我们只要仔细地想一想:一头病牛加一头病牛在数字上等于两头,但这绝不等于两头壮牛相加。一个懂得种地、懂得牛的价值价值的农民,到集市上去买牛,他宁可买一头壮牛,也不会买两头病牛。这就是说,在他的眼中,一头病牛不等于一头壮牛。

同样的道理,一匹马也不等于一匹马,一匹伊犁马不等于一匹蒙古马,也不等于一匹川马;一匹壮马也不等于一匹老马,一匹上等马也不等于一匹下等马。当我们身临在香港或欧洲的赛马场,你的这种感受就更明显了。同样是两匹赛马,一匹跑了一个冠军,而另外一匹得了个最后一名;得冠军的马得了 100 万元的奖金,而那匹跑了最后一名的马则什么也没有得到。那么,在所有人的眼中,包括在骑手和教练员的眼中,前者成了宝中宝,后者成了草上草。这两个一又怎样相等呢?